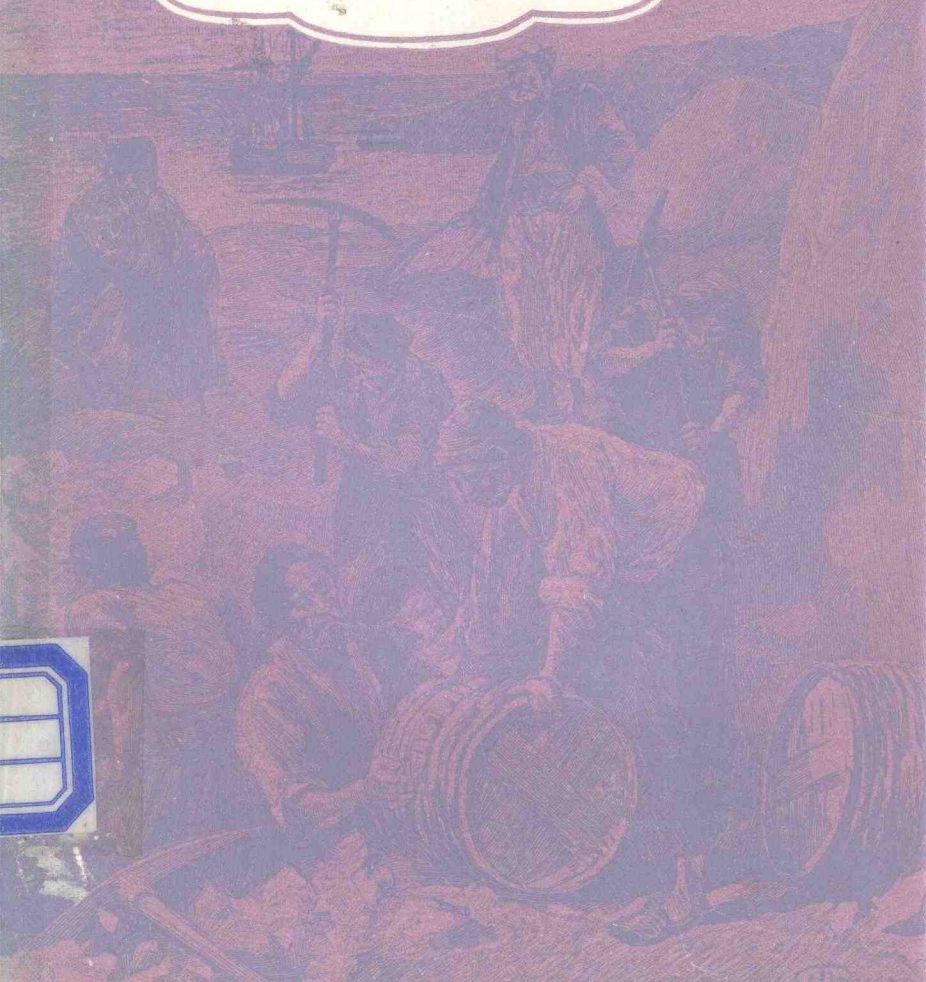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

第一 部



I565-4-101

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

第一个部

儒勒·凡尔纳著

孔昭宇 马河清译



内 容 提 要

为避免自己的财产被强占，埃及富翁卡米尔克总督将价值一亿法郎的钻石珠宝，秘密埋藏在一个无名小岛上。小岛的纬度，按照卡米尔克的遗嘱，给了他的救命恩人——昂蒂费尔师傅的父亲，昂蒂费尔师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一纬度。为了获得小岛的经度，必须找到卡米尔克遗嘱上提到的另外几个人：公证人勃·奥马尔，银行家赞布哥及苏格兰教士蒂尔考麦勒。每找到一个人，都得去寻找一个新的小岛，因此，昂蒂费尔师傅在好友吉尔达·特雷高曼和侄子朱埃勒的陪同下，历经艰难，几乎周游了整个世界。最终得到的只有一道模糊不清的几何题。青年船长朱埃勒与妻子爱诺卡特在偶然中解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他们到了答案指定的位置，却发现这个小岛也象崛起时那样已奇迹般消逝了。

JULES VERNE
MIRIFIQUES AVENTURES DE MAÎTRE ANTIFER
COLLECTION HETZEL
PARIS, 1894

第一部

目次

第一章	一艘不知名的船，一位不知名的船长，为寻找一个无名小岛，航行在无名的海洋上.....	1
第二章	一些必不可少的解释.....	14
第三章	无名小岛变成了打不开的保险箱.....	24
第四章	昂蒂费尔师傅和吉尔达·特雷高曼驳船船长是要好的朋友，但性格却不大一样.....	35
第五章	吉尔达·特雷高曼难以完全顺从昂蒂费尔.....	48
第六章	西方人和东方人初次交锋，东方人受挫.....	62
第七章	一个性情暴躁的名叫纳吉姆的见习生强加给了勃·奥马尔.....	76
第八章	一场无伴奏的四重唱，吉尔达·特雷高曼欣然参加演出.....	89

第九章	昂蒂费尔师傅用红铅笔在地图上仔细地 标上了一个方位	104
第十章	乘加的夫的轮船“斯特尔斯曼”号从圣马 洛到塞得港	120
第十一章	吉尔达·特雷高曼说，他的朋友昂蒂费 尔可能会发疯	134
第十二章	萨伍克决定牺牲卡米尔克总督财宝的一 半，以便确保得到另一半	148
第十三章	驳船船长特雷高曼兴致勃勃地驾驶着 “沙漠之舟”	162
第十四章	昂蒂费尔师傅、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 埃勒在苏哈尔度过了令人烦恼的一 天	176
第十五章	万里晴空，朱埃勒帮他叔父观测方位	187
第十六章	事实证明，卡米尔克总督海上漫游时，确 实到过阿曼湾的水域	199

第一部

第一章

一艘不知名的船，一位不知名的船长，为寻找一个无名小岛，航行在无名的海洋上

那是一八三一年九月九日的清晨，船长六点钟便离开他的舱室，登上了尾楼。

东方破晓，或者更确切地说，太阳的圆盘在缓缓移动，但还没有露出地平线，日出之前的折光划破了雾气弥漫的东方天际。长长的铺散开的光束抚摸着海面。在晨风的吹拂下，大海上荡起了涟漪。

经过一个宁静的夜晚之后，看来，白天将是个好天，是温带末伏过后，时而出现的九月的艳阳天。

船长在右眼上校准了望远镜，转过身子，向四周观察，水天苍苍，浑然一色。

他放下望远镜，操舵水手走进来，这是一个满口胡须的

老头，在他一眨一眨的眼皮底下，闪着炯炯有神的目光。

“什么时候上的班？”船长问道。

“四点钟，船长。”

这两个人讲话晦涩难懂，无论欧洲人，英国人、法国人也罢，德国人或其它国的人也罢，对此种语言都一窍不通，除非他常去近东的各个商港^①。这大概是一种土耳其语和叙利亚语相混杂的土语。

“没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有，船长。”

“从早晨到现在，一只船都没看到吗？”

“有一只，一只三桅杆的大船在大风里向我们靠近，我借着风势，一下子就把它甩得老远了。”

“你干得好。可现在呢？……”

船长聚精会神地环视着四周。然后，他大声喊道：“准备转换方向！”

值班人员都站起来，舵杆往下一压，前帆下边的帆绳便张紧了。与此同时，遇到了一只小船。船前进了一段，便开始向西北方向乘风驶去。

这是一只四百吨位的双桅帆船，它原是商船，稍加改造，变成了一只游船。船长手下有一个水手长，十五名船员。干活儿足够了。水手们身强力壮，水手短衫，无檐帽，肥裤，长靴，这会让人想起来东欧海军的装束打扮。

这只船的尾板上没写船名，在前部防板外部也没写，没

^① 指贝鲁特、的黎波里、塞得港、亚历山大等诸港口。

有挂旗。此外，为了避免向别的船只致敬或答礼，当瞭望哨一发现远处有船，它就改换航道。

这是一只海盗船吧？——在那个时代，在这一带水域，海盗还是常遇到的。——它是害怕遭到追捕吧？不是。要想在船上找到武器，那是徒劳的，一只冒险行盗的船是不会只有这么几个船员的。

这难道是走私的船，沿着海岸或串岛私贩货物？更不是。即使是最敏锐的海关人员来检查船舱，搬开货物，刺探货包，搜查箱子，也不会发现一件可疑的私货。说实在的，这船没带任何货物。在货舱放的是可够几年食用的粮食，几樽葡萄酒和白酒；在尾楼底下，有三只扎铁箍的橡木桶……，可以看出那是压舱用的，绝妙的金属压舱物，它可以使这只船满帆前进。

人们可能会想：那三只木桶装的是不是火药或别的什么爆炸品？……

显然也不是，因为当有人走进放有木桶的船舱时，没有任何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

此外，对航船的目的地，对它遇到船只就改换航道的动机，对它十五个月来的进进退退，对它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海域时而满帆前进，时而缓缓而行，或者穿过内海，或者航行在无边无涯的大洋上，任何一个水手对此都无可奉告。在这不可思议的航行中，曾发现几块陆地，但是船长马上回避了。也曾看到几个岛屿，船长一个急转舵便离去了。在查阅航海日志时，人们会发现航线的变化是古怪离奇的，这绝不能用风向，也不能用天气的变化来加以解释。这是船

长和一个红光满面的人之间的秘密。船长四十六岁，头上长发直竖。此时，那位面色红润的人出现在瞭望台上。

“有什么新情况吗？”他问道。

“没有，阁下……”船长答道。

他耸了耸肩，表示不屑一听，三言两语便结束了谈话，然后便走下瞭望台的扶梯，回到房舱去了。他躺在沙发上，似乎陷入蒙眬之中。虽然他纹丝不动，好象正在酣睡，然而并没有睡着。人们会觉察到，他大概正在为一个念头所困扰。

看样子，那个人五十多岁。他高身材，大脑袋，浓密的头发已经花白。满口胡须竟至和胸部的毛联成一片，黑眼睛炯炯有神。他的神态傲慢，但却满脸愁容，更确切地说是沮丧失望。他的傲慢态度表明他出身高贵。但是，从他的服饰来看，却又看不出来。他身披一件棕色的阿拉伯式的大衣，花边镶袖，饰以五颜六色的流苏，头戴一顶绿色的顶上有黑色橡球的便帽。

两小时过后，一个小伙计给他送来了午餐，摆在一张小桌上。小桌是固定在铺着厚厚地毯的地板上的，地毯的花纹图案绚丽多彩。他吃罢照着菜谱精心烹饪的菜之后，接着端上来的是盛在两只银雕的杯子中的又热又香的咖啡。然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只香烟缭绕的水烟斗，琥珀烟嘴叼在他那翘起的嘴唇和雪白的牙齿之间。在这馥郁的香气中，他又进入了梦境。

白天的一部分时光就这样度过了。双桅帆船在海浪中轻轻地摆动着，继续它那捉摸不定的航行。



他的神态傲慢，但却满脸愁容。

将近四点钟的时候，那位大人站起来，走了几步，停在迎着清风半开着的船窗前，向海面尽处望了望。然后，在用地毯掩盖着的一块翻板前，停了下来。这块地板是活动的，用脚踏压任何一个角，都可以打开，这乃是这间房舱通向下边船舱的开口。

在下边船舱里，并排放着的就是已经提到过的那三只扎铁箍的木桶。他向那块活动地板俯下身子，停了一会，看到木桶似乎又使他进入了遐想。他直起身来，低语道：“不，不能犹豫不决！如果找不到一个无名小岛，把它埋藏起来的话，我宁愿把它抛入大海。”

他重新关上地板，地毯又铺在了上面。他便向扶梯走去，登上了尾楼。

下午五点钟，气候没有丝毫变化。天空抹着几朵淡红的云彩。在清风的吹动下，左帆上部微微倾斜，船后边拖着一条宛如绮罗般的白练，它和任性的波浪融合在一起。

那位大人慢慢地扫视着水平线，蔚蓝的大海衬托着弧形的天际。从他所站的位置，可以看到十四、五海里以外的一块不太高的陆地。但是，没有别的侧影突出在水天相交的地方。

此时，船长向他走去，迎接船长的仍是那句老话：“有什么新情况吗？”

接着的回答也是那句老话：“没有，阁下！”

那个人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坐在船后艄的一条长凳上。船长用一只颤抖的手举着望远镜，在风中踱来踱去。

“船长……”当那位大人再次观察了一下这一带水域

后，对船长说。

“阁下，您需要什么？”

“我要确切地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

船长取来大船方位的海图，把它铺在船壁的板桌上。

“在这儿。”他用铅笔指着一处经纬线交叉的地方，回答道。

“距离东边这个岛有多远？”

“二十二海里。”

“距离这块陆地呢？”

“二十六海里左右。”

“船上没有谁知道我们现在航行所处的水域吧？”

“除了您和我，谁也不知道，阁下。”

“连我们现在航行在什么海上也不知道吗？”

“我们早就甩开了各式各样的船只，现在连最优秀的水手也说不出这是什么海。”

“啊！我运气为什么这样糟呢，为什么我竟碰不到航海家所不能找到的一个岛屿？没有大点的，哪怕有一个小的，一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礁石也就足矣了。我要把那些财富埋藏在小岛上。当来取的时机成熟时，几天的航行便可到达。……但愿这一天会到来！”

说完，他又沉默不语了，走到船前防板旁，倾身向外望去。深深的海水晶莹碧透，一眼能看八十多尺^①深。看罢，他骤然转过身来。

“好吧，”他喊道，“我要把我的财富交给这个深渊。”

“它将永远不会还给您了，阁下！”

“哼！我宁愿让财富沉没海底，也不愿让它落入敌人或不配得到它的人的手中。”

“那您就请便吧。”

“如果天黑前，我们还不能发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岛，就把那三只桶抛入大海。”

“遵命！”船长答道，并开始指挥转换方向。

那个人回到尾舱后部，抱肘倚在船壁板上，又陷入了那惯常的蒙眬状态中。

太阳快落下去了。九月九日这一天离昼夜平分线^②还有两星期，太阳的圆盘将偏西几度消逝，也就是落在刚刚引起船长注意的那个方位上。在这个方向，难道没有和大陆或岛屿相联结的海峡？既然在航海家十分熟悉，商船又经常通过这个水域，方圆十五到二十海里内，地图上没有标志任何陆地，那么假设是不能成立的。那是否是一个孤岛，一块升出海面几米高的礁石，可以为那位大人作为埋藏财宝的地方？他费尽心机寻找到今天……。在这一带海域的准确的航道示意图上，人们看不到任何类似小岛和礁石的东西。

一个小岛，四周一定会有环抱的沙滩，缭绕的薄雾和海浪的回澜，它是不可能从海员的眼底下溜掉的，海图上一定会标上准确的位置。然而，根据他的海图，船长完全可以肯

① 原文是pied，法国古长度单位，相当于325毫米。（英尺相当于305毫米）后文同，不另注释。

② 一年有两天白天和黑夜是相等的，这两天叫昼夜平分线。中国农历节令称为春分（三月二十一日）和秋分（九月二十三日）。

定，在他目不转睛地观察着的四周的海面上，连一块礁石也没有。

尽管望远镜已经对得很准了，他仍然向着可疑之处重新瞄着。他想：“这简直是幻想！”

在望远镜的观测范围之内，任何影子都没有。

这时是六点零几分，太阳的圆盘已开始咬着地平线了，当接触到海面时，发出了哨子般的响声，正如从前伊比利亚人^①讲过的一样，今天是非相信不可了。太阳落下和升起的时候一样，当它落到地平线以下以后，回光返照，使得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它。缕缕的光束斜撒在海面上，从西向东延伸开去，宛如一条长长的直径。海面上的波粼好似火搭的栅栏，在秋风中抖动着。当太阳圆盘的最上缘和水平线平行时，这种红光骤然消逝，反射出的是绿色的光霭。船身处于幽暗之中，而它那高扬的白帆则被最后的余晖染成了紫红色。

就在这夜幕降临的时刻，在前桅杆那儿，有人喊道：

“嘿！……”

“什么事？”船长问道。

“右舷前方有一块陆地！”

一块陆地，就是船长几分钟前，在这个方向以为看见的那个模糊不清的轮廓？……他没有搞错呀。

听到瞭望哨的喊声，值勤人员都向前甲板奔去，向西瞭望。船长斜挎着望远镜，抓住大桅杆的缆绳，敏捷地爬了上

① 伊比利亚是西班牙东部的一个半岛，该地区的居民称为伊比利亚人。

去，双腿盘跨着，端起望远镜，搜索着所指的方向。

瞭望哨准确无误。在六至七海里以外，一个小岛露出水面，在五彩缤纷的苍穹下，呈现出黑色的侧影。它好似一块礁石，拔海很低，被含硫磺的水蒸气笼罩着。五十年后，水手会误以为那是一艘横渡大洋的巨轮。但是，在一八三一年，人们是不可能想到，如此巨大的航船有一天将会行驶在大洋上的。

况且，船长只有看的时间，还来不及思考，小岛几乎立刻便淹没在夜雾之中了。这无关紧要，反正看见小岛了，确实实地看到了，这已确定无疑。

船长走进船尾的楼舱，那位大人由于这个意外，从梦幻中清醒过来，他示意船长走近些。还是那个老问题：

“怎么样？”

“是，阁下。”

“看到一块陆地？”

“至少是一个小岛。”

“多远距离？”

“西边六海里左右。”

“在这个方向，海图上没有任何标志吗？”

“没有。”

“方位没搞错吗？”

“肯定没错。”

“这大概是一个无名小岛？”

“我想是的。”

“肯定是这样吗？”

“是的，阁下，如果这个小岛是最近形成的话。”

“最近形成的？”

“我是这样判断的，我觉得它好象是被包在火山质的蒸气中。在这一带海域，火成岩常常显出它的威力，把小岛推出海面。”

“但愿你说的是对的，船长！一块从海底突然升起的陆地，我是多么需要呀！这块陆地不会是有主的吧……”

“至少它应该属于第一个占领者，阁下。”

“那么，就是我啦。”

“是的，是您。”

“命令直奔小岛。”

“直奔，但是要小心谨慎！”船长答道，“如果礁石延伸得很远，那我们的船就有碰得粉碎的危险。我建议等到天亮，以便辨清小岛四周的险夷，再靠近它。”

“边前进边等……”

“遵命！”

这才是水手之见呢。船是不能在它不了解的深海处冒险的。当靠近一个新陆地的时候，要边测海深，边前进，夜里尤其要谨慎从事。

于是，那位大人物又回到了他的舱室。即使他困倦得睁不开眼，天刚破晓的时候，见习水手也不必去唤醒他：太阳升起之前，他准会到尾楼上来的。

船长本人不愿意离开甲板，也不愿让水手长来值班，熬到天亮。夜幕徐徐降临。天际线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它的四周在逐渐地缩小。太阳最后的几缕余晖在高空依稀可

见，但不久便熄灭了。

一小时以来，清风掠过海面，只需扬起少许风帆，便可操舵保持航向。

第一批星斗照亮了苍穹。北方，光度不强的北极星好似一只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天枢星则在大熊星座弯柄的下边闪烁着。和北极星遥遥相对的双V形的仙后星座也在闪闪发光。在她的下方，五车二星^①又准确地出现在昨夜升起的地方；来夜，她将提前四分钟仍在那个地方升起，开始她的恒星日^②。由于夜的降临，沉睡的海面上茫然一片，深邃莫测。

船长抱肘倚在船前头的扬锚机旁，一动不动。他一心想着在蒙眬的暮色中观察到的那个方位。现在他产生了怀疑，黑暗使疑团更加难解。是不是被幻觉捉弄了？难道真的是一个新的小岛浮现在那个地方吗？是，肯定是。这一带海域，他了如指掌，经过这儿上百次了。

那个方位距他约有一海里，距离最近的陆地有八到十海里……如果他没搞错，在这一带真的从海腹中升起一个小岛，那么它是不是已经有了主人？已经有航海家在岛上插上了小旗？……英国人，那些大洋上捡破烂的英国人，会很快拾起浮在海路上的一个小岛，扔到自己背筐里去的！……那标志占领的灯火是否马上就会亮起来？……很可能这个岩石堆出生刚刚几个星期，几个月，它怎么可能逃

① 五车二星是御夫星座的第一个大星，所以又叫御夫座α。

② 恒星日为一昼夜，即二十四小时。恒星年为三百六十五天六时九分十二秒。